

一位吸毒女孩的坎坷遭遇和新生

4



孙晶岩 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两年来,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。在调查中,作者发现,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,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,一是为“钱”,一是为“情”。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,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,另一方面,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。

[上期回顾]

郑喜春的丈夫是个美男子,年轻时,他因犯流氓罪被判刑,在监狱呆了10年。出狱后,他娶了姿色平平的郑喜春。他先后带了17个漂亮女人到家里,然后把她们杀害、焚尸。丈夫的行为让郑喜春害怕,可是她无意中却充当了他的帮手。后来,她终于鼓起勇气报了案。

报告文学

宁春燕 1969年出生于美丽的汽车城——长春。她刚刚出生9个月,灾难就降临到她的头上。父母离婚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带她这个“拖油瓶”,年迈的爷爷、奶奶收养了她。两位善良的老人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孙女身上,生怕她遭受一点委屈。

1984年,15岁的宁春燕走上了工作岗位,在邮电部长春电话设备厂当工人。当她第一次领到工资时,兴奋得像一只欢快的小鸟。下班后她连蹦带跳地跑到商场,把一个月的工资花了个精光。她拎着给爷爷、奶奶买的礼物回到家里,从来没对她发过脾气的爷爷却生了气,一个劲儿地数落她:“你这么小,花钱就这么大手大脚不算计,将来怎么过日子。我们知道你的心意,你挣的钱,我们暂时不需要。自己攒起来,以后你会知道它有多大用处的。说句老实话,我和你奶奶岁数都大了,身体又不好,多活一天,你就多享一天的福。我们要是不在了,你就遭罪了,懂吗孩子?”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宁春燕学会了做家务活,她做事麻利,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卫生,一阵风似的就干完了。每个月挣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爷爷、奶奶,两位老人乐得皱纹都舒展了。正当祖孙三人过得乐陶陶时,爷爷却得了晚期肺癌。仅仅十多天的工夫,爷爷就撒手人寰。爷爷去世后,奶奶因伤心过度一病不起。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,她下班回家在厨房做饭。奶奶说:“燕子,我浑身疼得厉害,你给我拿点药来吃。”她把盛药的抽屉往奶奶面前一放,又给奶奶

倒了杯开水:“奶奶,你自己找药吧,锅里的油热了。”她转身进了厨房,当她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走到奶奶房间时,不由得愣住了。地上到处都是空药瓶,奶奶躺在床上眼睛微闭,脸色铁青。

她扑到奶奶身上放声大哭:“奶奶,这到底是因为什么?我刚刚失去爷爷,为什么又要让我失去奶奶?”奶奶有气无力地说:“燕子,奶奶年纪大了,身体又不好,你每天又要工作,又要照顾我,奶奶于心不忍啊,我太拖累你了!”她哭着跑了出去,喊来了好多邻居。大爷、姑姑们听说后也都从单位赶来了,在邻居们的帮助下,奶奶被送到了208医院抢救。虽然医生们尽了力,可奶奶还是死了。那年,她只有15岁。

她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、乐观向上的小女孩儿,她变了,变得既冷酷又孤僻。也许是心里太苦了,她经常去舞厅跳舞,结交了好多朋友。她惊讶地发现,这些朋友的境遇和她那样相似,不是父母离异就是单亲家庭,都是因为缺少家庭的温暖。这些人是她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人,他们自立能力很强,年龄虽然不大,可求生的本领却很强,尽做些大人才能做的事。卖服装了,卖水果了,开饭店了,他们花钱如流水,穿的用的都是上档次的,比自己潇洒多了。在朋友的帮助下,她也加入了生意人的行列,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。

时光像流水一样悄悄地流逝了,转眼间她已经20岁了。也许是命运的安排,她经常跑到天津的洋货市场倒腾

点东西到吉林卖,一来二去在天津就认识了一些买卖人。一天,她在天津的塘沽港看到朋友用锡纸吸食一种白色的粉末,那粉末的味道很怪异,她好奇地问:“你弄的是什么东西,难闻透了。”朋友却不紧不慢地告诉她:“你没有吸过,自然感受不到它的美妙之处,它是白粉海洛因,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离不开它,它的神奇之处,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,你可以尝尝,无论你有什么烦恼和不如意,吸上一口统统会抛到九霄云外。”

带着一种新鲜和好奇,也带着忐忑不安的心理,她懵懵懂懂地走进了“雾区”。为了满足自己吸食毒品的需要,为了减少开支,她经常去天津购买毒品。有时她也请天津的朋友把毒品送到长春来。一小包白粉要500元到600元,她每天都要吸一包,不吸就像感冒的症状,打喷嚏、流鼻涕,不论多热的天身上都会一阵阵发冷。1990年时她做买卖已经攒了十来万元,可她一个月的白粉钱就得好几万,几个月下来就把积蓄折腾光了。

1994年10月的一天,她的一个朋友乘坐282次列车从天津到长春给她送白粉,途中他不停地去厕所引起了乘警的注意。当她如约到长春火车站接送货人时,发现那个给她送货的男人被警察戴着手铐押送着。她立刻明白了一切,收拾好行囊就踏上了逃亡之路。

她深知只有彻底戒掉毒瘾才能逃避警察的追捕,由于整天在惊吓中度过,极度的恐慌和求生的欲望使她咬牙切

了过来。戒毒后的她浑身轻松,她呼吸着新鲜空气,沐浴着阳光雨露,觉得生活是那样美好。她回到了天津,认识了一个叫大群的男人。他们恋爱了,她和大群年龄相仿,可他的事业却非常成功。他很爱宁春燕,打算娶她。因为宁春燕是逃亡出来的,身上没有身份证,无法开结婚证明,他们便同居了。不知从哪天起,她发现大群的气色特别差,精神恍惚,食欲不振。一天,她就在大群上厕所时拉开了门,眼前的情景证实了一切,他正在注射白粉,而且是静脉注射。得知她已经知道了真相,大群往后注射海洛因也不避讳她了。他并不晓得她当初吸过毒并且逃亡在外,更不明白在她面前吸毒简直是羊在虎面前舞蹈。她无法控制这致命的诱惑,又一次掉入了毒品的漩涡。

那时候,他俩活得像两具僵尸,他们没有理想,没有道义,没有责任,没有欢乐。他们确实下了决心要与毒品决裂,经常用玻璃碎片把前臂划得伤痕累累。听说杜冷丁对海洛因有抵抗作用,他俩跑到山东买了很多杜冷丁,想用它来戒掉白粉。他们把杜冷丁和安定针剂兑起来注射,一会儿用杜冷丁戒白粉,一会儿用白粉戒杜冷丁。结果顾此失彼,海洛因没戒掉,杜冷丁又上了瘾。翻来覆去一折腾,体内的毒性太大,他俩又不懂医,不晓得肌肉注射要无菌操作,最终造成三角肌和臀大肌严重感染、溃烂。胳膊上和屁股上全是窟窿,大群的两个屁股都烂了,一卷纱布塞进去,一会儿就被脓血浸透了。

经过一段痛苦的煎熬和

非人的折磨,她拽着大群终于走出了死亡之谷。为了彻底摆脱毒品,1999年2月5日,她不顾后果地回到了长春。整整8年的时间,她用自己的生命同命运开了个大玩笑,为了满足自己吸毒的需要,她参与过贩毒。1999年4月13日,长春市铁路公安到她家逮捕了她。她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。进监狱前,大群含着眼泪说:“春燕,我一定等你!”

吉林省女子监狱最人道的一点就是允许犯人随时给亲人打亲情电话,2000年春节,宁春燕拨通了大群二姐的电话:“二姐,我是春燕,大群好吗?”大群的二姐叹了口气说:“不好,他今年回家过年又抽上了。春燕,大群听你的,你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吧!”

2000年5月,她再次给大群的二姐打电话,询问大群的情况。二姐说:“春燕,他吸得很凶,我一点办法都没有,你说怎么才能让他不吸呢?”她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觉得对吸毒的人来说,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进监狱。我现在都觉得自己过去不是人了,怎么那么傻啊?二姐你要是真对大群好,就把他送进监狱。”二姐说:“可监狱只收贩毒的,不收吸毒的,大群没犯罪,我送不进去啊!”她说:“二姐,拜托你一定要看好大群,千万不要让他再吸了,再吸他肯定就完了!”

正当她全心全意地投入改造之际,灾难又一次降临到她的头上。2001年3月中旬,二姐在电话里告诉她,大群因为毒瘾过深,造成严重的肾衰竭,心、肝、脾、肺和造血功能都没法正常工作,已经死亡。撂下电话她哭成了泪人。

乔莉遭到了方卫军的性骚扰和威胁

8



崔曼莉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,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,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。正苦恼间,一个价值7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。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,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,她既可能一战成名,也可能沦为炮灰。

[上期回顾]

狄云海和陆帆在一家烤肉馆喝酒,酒后,狄云海送陆帆回家。在小区里碰到了陆帆的前妻戚萌萌。戚萌萌和丈夫吵架了,她一路跑来找陆帆,丈夫则紧随其后。一番混战后,陆帆和狄云海终于逃回家。其间,因为陆帆的手机关机,欧阳贵直接打电话给乔莉,说要和她一起去石家庄。

职场风云

车沿着厂区驶进去,在办公楼前停下,驾驶员为欧阳贵打开车门,乔莉从另一边下车,看见王贵林与方卫军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。她愣了愣,赶紧走到欧阳贵身后,王贵林圆圆的脸上堆满笑意,欧阳贵也勉强从刀片一样的喉咙里刮出热情的声音:“王总、方总工,幸会!”

进了厂长室,欧阳贵与王贵林并非坐在厂长室的单人沙发上。欧阳贵与王贵林寒暄了半天,气氛十分融洽,谁也不提项目的事情,如果不知道的人,恐怕会以为是多年的好友刚刚重逢。不一会儿,王贵林便提议去吃饭,欧阳贵自然点头称好,一行人离开了办公区,来到食堂后面的小食堂,进了一间包间。

席间,乔莉抬起头,看见欧阳贵示意的目光,连忙举起杯:“王总、方总工,我敬你们两位。”“呵呵,”王贵林笑了,“我不是项目负责人,我已经向省里推荐了于副部长做项目总管理,省里已经通过了。”乔莉闻言一愣,连忙说:“不管怎么样,您都是阜通的总负责,我敬您。”乔莉敬了一杯,见方卫军未动,又敬方卫军,方卫军勉强喝了一半,乔莉说了不少好话,他就是不肯再喝,王贵林与欧阳贵都有些奇怪,王贵林问:“方工,今天不舒服?”“我有点胃疼,”方卫军说,“这酒实在不能喝了。”“那就以后再找机会,”欧阳贵说,“方工胃疼,就换杯茶。”“呵呵,”王贵林笑道,“我们方工其实是海量,今天不舒服,不能在欧阳老总面前大显身手了。”乔莉咬住牙,才

没有将脸上的笑容隐去,王贵林看了看她,笑道:“小乔同志,你应该敬你们欧阳老总一杯,向他多多学习。”

乔莉依言端杯,欧阳贵也喝了一杯,酒又如流水一般喝了下去。乔莉的脸色渐渐绯红起来,在陈旧的小食堂包间,闪烁着盎然的春色。突然,乔莉腿上一个东西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,并朝上一点点游走,她转过头,便看见方卫军那张没有表情的死板板的脸,还有闪着一点亮光的硬塑料眼镜架。乔莉险些发作起来,右手微微一抬,若不是欧阳贵突然看了她一眼,一双眼睛闪露狰狞,她差点就甩了方卫军一记耳光!她把手挪下去,将方卫军的手用力一挡,方卫军居然没有挪开,乔莉再也忍不住了,狠狠地笑道:“方总工,您在下面摸来摸去找什么?难不成我腿上有新技术?”桌上的气氛顿时凝固住了,王贵林与欧阳贵同时看着他们,方卫军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。乔莉知道大事不好,急中生智,假装弯腰,同时将自己的包轻轻一勾,从座位上带到一个地上,从包里取出一张光盘,递给方卫军:“方总工,你要的技术光盘在这儿。”

“呵呵,”王贵林哈哈大笑,“这个小乔,真是风趣,捡个东西也要吓我们一跳。”“哈哈,”欧阳贵也大笑,“他们在公司玩惯了的,据说哪个人酒喝多了,就当吓他一下,一下子就能吓好。”他看着方卫军,身体前倾,那模样十分咄咄逼人:“方总工,你的胃痛好点了吗?”“好多了,”方卫军脸上的红一时没有下去,又泛起一层

青,他摸了摸眼镜,“王总,我下午还有事,就先告辞了。”

“卫军,”王贵林说,“小孩子和你开玩笑,你怎么当真?”“我真的很不舒服。”王贵林看了他一眼:“呵呵,我忘记了,你下午还有别的事情,你这个同志就是这点不好,有事你就提醒我一声,非要说身体不舒服,好了,你赶紧去吧,再不就晚了。”

方卫军站起身,欧阳贵看着乔莉:“安妮,你送送方总工。”乔莉看了看欧阳贵,他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,王贵林示意服务员倒酒,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乔莉的表情。乔莉站起身,跟着方卫军朝外走,两个人走到空荡荡的大食堂,方卫军突然站住了,压低了声音恶声恶气地说: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,不然,你自己掂量着办吧。”说完,他转身便走,乔莉看着他不算高也不年轻的背影从大厅中渐渐走远,突然,她清醒过来,飞快地追了出去。

“方总工,”方卫军听见有人叫他,接着,乔莉又出现在他眼前,漂亮的眼睛忽闪忽闪的,穿着薄毛衣的身体随着呼吸轻轻喘动。“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,”乔莉说,“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?”“你不明白?”方卫军贪婪地盯着她的身体,“还要怎么明白?”“直接说吧,”乔莉突然笑了,“我年轻不懂事,需要您指点。”

“你不就是想要晶通的业务吗?”方卫军语气轻佻地说,“你当我的情人,我就给你。”“当情人?”乔莉说,“这恐怕不方便。”“有什么不方便?”方卫军狠狠地说,“以后我在北京,你要随叫随到。”乔莉看

着他:“这个条件好像不大合适,您另外说一个吧?”“有什么不合适?”方卫军感到无比燥热,恨不得脱光了躺在水泥地上,“你先陪我一个晚上,我再给你开条件!”

“陪你一个晚上?”乔莉说,“什么时候?”“今天晚上!”方卫军说,“你开好房间等我!”“我考虑一下。”乔莉说,“这样吧,你等我电话。”说完,她朝方卫军盈盈一笑,转身便走。方卫军看着她娇俏的背影,突然感到自己离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!他摸了摸眼镜,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,什么苏联文学,什么布尔乔亚,这些都是骗人的。他被那些东西骗了半辈子,直到于志德把他带到秘密会所,在那儿,漂亮年轻的女人喂他喝酒,为他唱歌,脱光了衣服和他纠缠在一起,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死了还是活了,只记得离开会所的时候,他坐在车里号啕大哭。于志德开始没有管他,后来见他哭得实在不像话,说:“方工,这才是生活!”“是的!”方卫军用悲凉的声音说,“这才是生活!”

乔莉走到一个拐角处,拿出手机摁下停止键,然后,她打开录制的文件听了听,声音效果很好,方卫军的每一句话都录了下来。因为没有穿外套,她感到自己的手微微发抖,便将手机放进裤子口袋,又走回了食堂。

不知不觉到了晚上,欧阳贵提议反请王贵林吃饭,王贵林没有答应。欧阳贵没有强求,他和乔莉上车,驾驶员默默地开着车,欧阳贵亦沉默不言。很快,车开到宾馆门前,

欧阳贵说:“安妮,你晚上自己吃饭吧,我还有事。”乔莉点点头,欧阳贵看了她一眼,吩咐驾驶员开车。乔莉咬着牙,用尽力气走回房间,便倒在了床上。她闭着眼睛,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,她不出声地哭着,房间里的灯全部亮着,窗帘紧闭。突然,门咚咚地响了,乔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:“谁啊?”乔莉喊了一句:“我是小张,欧总的司机。”

乔莉打开门,司机站在门口,他大约30多岁,看起来十分普通,而且面相有几分凶恶。乔莉问:“有事吗?”“你有笔吗?”司机问。“有!”乔莉进屋取纸笔。司机进到门内,将门虚掩,说:“你记一下,晶通家属区10号楼606,139××××××××,石家庄第五小学,庄红老师。”乔莉依言写下,问:“这是什么?”司机打开门,轻声说:“这是方卫军的地址,后面是他爱人的名字和电话。”说完,他走了出去,带上了门。乔莉愣住了,她盯着关闭的房门有几秒钟,突然,像是想起了什么,她打开门追了出去,在电梯口拦住了司机:“这是欧总让你给我的吗?”司机看了她一眼,干巴巴地说: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刚才的地址和电话。”“什么地址和电话?”他不耐烦地看着电梯,“我不明白。”“刚才你去我屋里……”“乔小姐,”司机狠狠地盯了她一眼,斩钉截铁地说,“我怎么去你屋里?你记错了!”乔莉一下子明白了,她不应该再问下去。她唯一该做的应该是去拜访方卫军的老婆,而且要面带微笑。